考信錄

唐虞考信錄卷之三

大名崔述東壁譔考　　石屏門人陳履和校刊

舜命官考續下

帝曰棄黎民阻饑汝后稷播時百穀書堯典

后稷教民稼穡樹藝五穀五穀熟而民人育孟子

水土平然後耕耨可興故命稷次之是以孟子之敘教稼穡亦在禹治水之後○稷非譽子說見前堯建極篇中履跡之誣說見商周稷契篇中

帝曰契百姓不親五品不遜汝作司徒敬敷五教在寬書堯典

人之有道也飽食煖衣逸居而無教則近於禽獸聖人有憂之使契爲司徒教以人倫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孟子

衣食足然後禮義可教故命契次之是以孟子之敘教人倫亦在稷教稼之後〇契非嚳子說見前堯建極篇中吞卵之誣說見商周稷契篇中

帝曰皐陶蠻夷猾夏寇賊姦宄汝作士五刑有服五服三就

五流有宅五宅三居惟明克允（書堯典）

舜以不得禹皐陶爲已憂（孟子）

舜有天下選於衆舉皐陶（論語顔淵篇）

不教而殺謂之虐教之不從然後齊之以刑故命皐陶次之此四官皆救民之急務正民之要術故舜先之○皐陶似非庭堅說見夏皐陶篇中

命稷契皐陶何以不咨也因禹之讓帝已知其才也

命詞何以詳於禹也因咨而命者事畧具於所咨故

從省也因讓而命者事專見於所命故從詳也

僞孔傳以禹垂益伯夷夔龍六人爲新命以稷契皐陶爲美其前功以勉之蔡傳因之云此因禹之讓而申命之使仍舊職以終其事也余按經之命官凡九於棄曰汝后稷於契曰汝作司徒於皐陶曰汝作士於垂曰汝共工於益曰汝作朕虞於伯夷曰汝作秩宗於夔曰命汝典樂於龍曰命汝作納言八人之命詞如一稷契皐陶爲申命何所見垂益等五人之獨

爲新命垂益等五人旣爲新命則稷契臯陶之亦非申命可知矣稷契臯陶因禹之讓而命之者也夔龍因伯夷之讓而命之者也苟因讓而命之者卽爲申命則夔龍何得獨不爲申命乎禹之爲司空自堯時者也則其命必別白言之先云伯禹作司空以見其官之非新命後云咨禹汝平水土以見其功之尚未畢不云汝作司空也若稷契臯陶亦舊爲此官則亦當著之於命詞之上必不云汝爲稷司徒士也四岳

十二牧皆舊職也然所謂闢四門食哉惟時云者皆新命非美其前功稷契皋陶即使果仍舊職亦豈得獨爲美其前功乎且三人之功果在堯時堯未崩以前何以不書舜即位後紀新政之不暇乃於此時敘舜之追美其前功有如是顛倒舛謬之史官邪孔子曰無爲而治者其舜也與論語曰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子夏曰舜有天下選於衆舉皋陶然則茲數人者任官效職皆在舜時明甚或初仕於堯世要之

亦爲后稷司徒士故史記云自堯時皆舉用未有分職不得以舜爲申命也蓋僞傳之失在誤以四岳爲四人是以與下二十二人之文不符乃不得已而曲爲之解謂稷契皐陶之命皆美其前功而不得與二十二人之數由是凡舜時事皆以爲堯時事顛倒錯亂而二帝治天下之大法不彰至蔡傳出始以四岳爲一人然則稷契皐陶無庸謂爲申命矣乃亦沿僞傳舊說而不改豈非習聞其說遂不覺其非邪故今

補其未備而詳辨之說並見前命禹條下

帝曰疇若予工僉曰垂哉帝曰俞咨垂汝共工垂拜稽首讓于殳斨暨伯與帝曰俞往哉汝諧（書堯典）

附錄○垂之竹矢（書顧命）○垂之和鐘（明堂位）

帝曰疇若予上下草木鳥獸僉曰益哉帝曰俞咨益汝作朕虞益拜稽首讓于朱虎熊羆帝曰俞往哉汝諧（書堯典）

存參○垂益夔龍其後不知所封（史記陳杞世家）

本務舉而後末務可圖人性盡而後物性可遂故命

垂命益次之

命垂益何以不咨於岳而咨於衆也以其職少輕故泛言之也何以但命以官而不戒以職也以其職少輕故畧言之也

蔡傳云史記曰朱虎熊羆爲伯益（史記稱益未有加以伯者傳誤之）佐則殳斨伯與當亦爲垂之佐也余按禹之讓稷契皐陶也帝曰汝往哉伯之讓夔龍也帝曰往欽哉獨於垂益之讓則曰往哉汝諧諧猶偕也謂偕垂益而

同治一官也往哉者不允垂益之讓汝諧者允垂益之薦而用之也稷契皐陶夔龍皆別命之殳斨伯與朱虎熊羆皆不別命既俞其薦安有置之不用之理其爲垂益之佐明甚古之人固多以所能名本蔡傳文亦多以所職名垂共工而所讓者曰殳斨益作虞而所讓者曰熊羆則所讓之人後即爲二人之佐可知也細核前後文義諧之當爲偕義顯然僞孔傳乃釋爲諧和此官蔡傳因之而引史記之文以見其爲二人

之佐不知史記卽因汝諧之文知之故云舜曰往矣汝諧遂以朱虎熊羆爲佐於垂不言之者蓋史記引尚書文至垂爲共工而止無讓殳斨伯與之語此或司馬氏誤脫尚書文或後人傳寫誤脫史記文均不可知非史記別有所據書但有朱虎熊羆佐益之事而無殳斨伯與佐垂之文也因傳說未明故今詳釋之○殳斨伯與僞孔傳以爲二人蔡傳以爲三人今以上讓於稷契暨皐陶之文推之蔡傳說是朱虎熊

羆僞孔傳亦以爲二人蔡傳以爲四人疑亦蔡傳得之

鄭語云嬴伯翳之後也史記秦本紀云大費與禹平水土佐舜調馴鳥獸是爲柏翳舜賜姓嬴氏是秦之祖乃伯翳也陳杞世家云伯翳之後至周平王時封於秦項羽滅之垂益夔龍其後不知所封是伯翳自伯翳益自益也乃漢書地理誌云秦之先曰柏益出自帝顓頊堯時助禹治水爲舜朕虞養育草木鳥獸

賜姓嬴氏顏氏註云柏益一號伯翳盡翳益聲相近故也是謂伯翳即益而益爲伯益矣自是學者相沿皆信之而不疑雖朱子註論語亦稱之爲伯益舜有臣章註云禹稷契皋陶伯益葉大慶攷古質疑云伯益柏翳一人也史記於陳杞世家則以爲二人本註云益翳乃一人聲轉故字異耳余按益翳聲相近而致悞理誠有之然非史記因聲之轉而悞分爲兩人乃漢書因聲相近而悞合爲一人耳書堯典云僉曰益哉帝曰俞咨

益皐陶謨云暨益奏庶鮮食孟子曰舜使益掌火益烈山澤而焚之禹薦益於天益避禹之子於陽城朝覲訟獄者不之益而之啟皆稱以益未有冠以伯者而國語稱伯翳史記作柏翳亦未有徒稱翳者如果益翳通用何以遇益則概不稱伯遇翳則必加以伯與柏也春秋傳於列國最好溯其先世於齊許稱炎帝大岳於陳稱顓頊幕舜於杞鄫稱夏稱后相於宋稱商稱相土於薛稱奚仲仲虺於六蓼稱皐陶庭堅

於鄒稱少皞於任宿須句顓臾稱大皞凡古帝王名臣之裔未有不及其先世者乃至周初封建之國晉楚齊衛之倫亦往往及之獨於益之膺功秦之大國絕無一語班氏生於漢代何所見而知伯翳之必爲益也將謂二人之功相類邪則禹之佐固非一人即虞之職亦不止於調馴鳥獸且秦本紀之文采之秦史秦人自稱其祖亦未必不涉於附會鳥身人言作邪否邪如之何其可以據此文而遂以柏翳爲益以

蓋爲伯益也黍稷之稷漢以來謂之粟今北方農人謂之穀南方人或穄稷去呼爲小數聲乃黍屬之不粘者經傳之文甚明說文之訓尤顯迥然兩物也語詳稷穄辨中而今北方往往讀入爲去或遂有讀稷與穄同音者作本草羣芳譜者不考之古遂慨以稷爲穄班氏之慨與此正同不得據班書而疑遷史也且朕者舜之自稱虞者官名而漢志云爲舜朕虞其誤會經文如是若必謂班氏不應有慨將朕虞亦果爲官名乎嗟乎漢書

合之惜也而反信之史記分之是也而反譏之是者必以爲非非者必以爲是吾眞不解其何故矣師古大處皆精於考核者然猶如此甚矣考古之難言也大抵古人文字異者非有顯然之證確可從古而分之不可妄意而合之羿之與思合之而祖孫易位矣義和之與重黎合之而族姓紊亂矣伊尹之與阿衡合之而名臣湮沒矣羲農之與太皞炎帝台之而世代顚倒矣南容之與南宮敬叔合之而賢哲受誣矣

故不必分而從古而分之其失小不當合而妄意而合之其失大故今於益之命不載國語伯翳之文史記大費之事

孔氏尚書正義稱益爲皐陶之子張氏史記正義云列女傳云陶子生五歲而佐禹注云陶子者皐陶之子伯益也按此卽知大業是皐陶（大業乃伯翳父張氏以益爲柏翳故云然）近世有人據此立說遂謂朱子論語集註蔡氏書傳之有缺畧且云舜五臣禹讓稷契皐陶而不及益

者實因益爲皐陶子也（此說太陋故不欲舉其名見其書者自知之耳）余按鯀用於堯世禹用於舜世前後不相及也而益與皐陶同時登用比肩授職絕不類爲父子者然禹爲鯀之子尙書言之春秋傳言之大戴記史記皆言之益果皐陶之子何以傳記絕無言及者乎劉向之書誣者多矣而列女傳尤爲紕繆乘酒之覆餘光之分皆以策士喻言記爲實事唐劉知幾譏之詳矣而五歲佐禹亦必無之事藉令向果明言益爲皐陶之子猶

不可信況向但言陶子何以見其當為臯陶之子而禹之佐亦不一人又何所見言佐禹者之必為益也此特注家屈曲猜度之言豈得遂以為實朱子蔡氏蓋已深知其妄故不之采而今反用此為譏議人之無識何至於此至以論語五臣為証其說亦謬謂五臣有益者集註文耳或以為四岳或以為伯夷義皆可通安知其決為益且舜賢臣多矣禹安得人人而讓之經言五人則以為四人者皆當讓如經言十人

則以爲九人者皆當讓乎此論尤爲無理恐後人爲

其所惑故亦附辨之

帝曰咨四岳有能典朕三禮僉曰伯夷帝曰俞咨伯汝作秩宗夙夜惟寅直哉惟清伯拜稽首讓于夔龍帝曰俞往欽哉書堯典

存疑○伯夷降典折民惟刑書呂刑

說此篇者皆以下文士制百姓于刑之中之士爲皐陶吳氏云二典不載有兩刑官蓋傳聞之謬也蔡氏

云臯陶未爲刑官之時豈伯夷實兼之與余按此篇後章文云今爾何監非時伯夷播刑之迪其今爾何懲惟時苗民匪察于獄之麗明明分承上章苗民弗用靈及士制百姓于刑之中兩項而言則所謂士者非臯陶即伯夷明矣稷棄之世官也故今傳多稱之若臯陶則未聞有稱士者且既謂伯夷典刑矣又謂臯陶爲士不但於政體有乖即以文義論亦不可通然則所謂制百姓于刑之中者即承上文伯夷而言

非皐陶明矣蓋盛世之文多謹嚴衰世之文多輕易況事在千餘年前傳聞不一豈有誤以皐陶之事爲伯夷者作誥者因本之以爲言吳氏以爲傳聞之謬是矣蔡氏疑在皐陶之前猶未免於曲爲說也孟子曰盡信書則不如無書吾於書之呂刑詩之閟宮皆不能無疑非但其作之晩亦以所稱述者久遠之事不能保其不失實耳故列之於存疑

鄭語云姜伯夷之後也伯夷能禮於神以佐堯者也

余按春秋傳或以姜爲大嶽之後或以姜爲炎帝之後周語晉語亦然四岳在炎帝後容或出於炎帝則謂四岳之後即炎帝之後理尚可通也若伯夷則與四岳比肩事主又四岳之所薦安得四岳之後即伯夷之後乎且伯夷乃舜所命官以爲佐堯亦誤故今不載

帝曰夔命汝典樂教胄子直而溫寬而栗剛而無虐簡而無傲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八音克諧無相奪倫神人

以和

書堯典

孔叢子稱或問孔子夔有一足信乎孔子曰皐陶爲夔請佐舜曰夔一（句）足矣非一足也余按夔本獸名故魯語云木石之怪夔蝄蜽水之怪龍罔象夔之名夔猶龍之名龍也猶朱虎熊羆之名朱虎熊羆也所謂夔一足者謂夔之獸一足非謂夔之人一足也儒者知其不經而不知所由誤乃撰爲此事又託諸孔子之言以曲解之嘻亦勞矣且九官皆官屬之長未

有無佐者垂之佐殳斨伯與益之佐朱虎熊羆禹稷契臯陶之倫亦必有佐但不見於經耳典樂教胄豈一人所能理夔安得獨無佐乎以無佐解一足則能之兩角又何說焉今不載

世儒論古樂者皆求之律自班固以來娶妻生子之喻十分九分之疑王朴蔡元定之所定范景仁司馬君實之所爭紛然不一余之意獨以爲不然經之言樂此章詳矣曰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四言

而樂之事備矣何者凡樂必有其本本也者志是也有志而後有詩詩者取志而宣諸喉舌者也有詩而後有歌歌者取詩而暢其音節者也有歌而後有聲聲者取歌而布之於絲竹者也是故詩曰言志歌曰永言聲曰依永言即其言志之詩也永即其永言之歌也即其詩而長之之謂永隨其歌而應之之謂依然則聲之抑揚疾徐視其歌歌之抑揚疾徐視其詩而詩之抑揚疾徐視其志矣是故志者本也聲者末

也其志必中正和平也而後其詩其歌其聲從容舒暢而俯仰遲速無不適其宜者志不美求之於詩無益也詩不美求之於歌無益也歌不美求之於聲無益也故曰作樂崇德見其樂而知其德也然又制律以和聲者何居八音並作彼此恐其不均數章迭奏先後恐其不符故爲律以考驗之使歸於一耳非以律爲樂也書曰同律度量衡律之於音也猶度之於布帛量之於粟衡之於金也長短之形目能察之而

一左一右不能必其無分杪之差故受之以度而後
齊高下之音耳能辨之而一彼一此不能必其無幾
微之異故受之以律而後調是故律者所以均高下
而非所以爲高下也度者所以均長短而非所以爲
長短也量與衡者所以均多寡輕重而非所以爲多
寡輕重也後世儒者之爲古樂也則不然不求其原
於志與詩而惟斤斤於律聲從律起而不自歌生詩
緣歌作而非由志出取命夔之語而顛倒施之正使

所制之律毫釐不爽於古亦與古樂無與況未必然乎如但持古人之律即可為古樂是得周尺而即可以制周禮也曰然則何以淑其志曰經言之矣曰直而溫寬而栗剛而無虐簡而無傲剛直乾之德也寬簡坤之德也有其德者必有其偏溫也栗也無虐且無傲也德之不偏不倚純粹至善所以為中正而和平也由是而發之詩著之歌播之聲舜之樂所以為至也故詩言志云云者所以為樂也古樂之與後世

異者也直而溫云云者所以爲韶也舜樂之與三代異者也故古今知樂者莫如孔子孟子孔子曰樂則韶舞謂韶盡美矣又盡善也聞韶曰不圖爲樂之至於斯也此論樂之昂也爲夫不能直而溫寬而栗剛而無虐簡而無傲者言之也孟子曰今之樂由古之樂也百姓之疾首蹙頞而相告者不與民同樂也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者與民同樂也此論樂之本也爲夫不知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者言之也

蓋樂猶文也文之本在明理達意不如是則非文孟子之論樂是也文之品則有高下精粗純雜之分當求其上者而法之孔子之論樂是也孔子之論樂與顏曾之徒知樂者言之也孟子之論樂與戰國之君臣不知樂者言之也彼且不知樂之本何暇與之論高下譬諸近世之文不求之理而但揣摩西漢盛唐之體格於語言音響之間此姑使之返而求所以爲理者亦可遂以文之高下語之非謂文之無高下

也宋韓魏公琦上仁宗疏云不若窮作樂之原爲致
治之本使政令平簡民物熙洽斯則古之樂也可以
器象求乎嗚乎三代以還知樂者一人而已矣若夫
諸儒所論累黍爲尺由尺生律以黍尺之多寡長短
爲古樂者吾不知樂吾知其非樂也
備考○有仍氏生女鬒黒而甚美光可以鑑名曰元妻
樂正后夔取之生伯封實有豕心貪惏無饜忿纇無期
謂之封豕有窮后羿滅之夔是以不祀左傳昭公二十八年

帝曰龍朕堲讒說殄行震驚朕師命汝作納言夙夜出納朕命惟允書堯典

民生厚而德正用利而物成萬物之理得矣天地之氣和矣夫然後禮樂可興故命伯夷命夔次之而又慮讒殄之害正也故以命龍終焉此治化之成也顏淵問為邦孔子曰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言禮也曰樂則韶舞放鄭聲言樂也而又繼之曰遠佞人何蓋佞人不去雖有賢臣不能為治即治亦不能

久故欲久安長治者必以近佞人爲永戒舜之聖譞

珍於制禮作樂之後亦此意也

命伯夷何以亦咨於岳也猶命禹之咨於岳也亦重

之也命夔龍何以亦詳於伯夷也猶命稷契臯陶之

詳於禹也亦因讓而命也

帝曰咨汝二十有二人欽哉惟時亮天功書堯典

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庶績咸熙同上

自詢於四岳以後鄭氏以爲皆格於文祖時所勑命

綱目前編因之悉載之於舜即位時而以舜之三載爲考績之年九載爲熙績之歲余按舜之攝政二十有八載矣自棄以下八人爲知其材邪爲不知其材邪知其材邪何以二十八載而不用不知其材邪何以一日而盡用之如云咨於衆而知之則何以二十八載之久而不一咨獨於此一日而徧咨之也向之爲此官者爲稱職邪爲不稱職邪稱職邪不應一日而盡易之不稱職邪不應二十八載而不易即云向

無其官而今設之亦不應二十八載之久而無一設
怨於此一日而徧設之也由是言之舜之咨衆之舉
皆非朝夕之故蓋以漸而知之遂以漸而用之而記
事者連類而記之耳不得以爲一日之所命也冉有
曰既庶矣又何加焉孔子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
焉孔子曰教之聖人立政自有先後次第況巢窟者
切膚之急禍教養者治民之大綱皆非可以須臾緩
者工虞之事固已末矣至於禮樂乃盛治之成功非

厚生正德之後未易言也安得一日而同亮天工三載而咸奏厥績哉帝之命禹昌言也禹以決川距海烝民乃粒告之帝則是此時水土固已平樹藝固已成矣而帝方諄諄焉以山龍黼黻六律五聲與庶頑讒說為憂則是此時禮樂猶未興讒殄猶未絀也然則禹稷功成之日伯夷夔龍始各任職耳若與六官者同命而同考何至此時尚屢帝憂乎曰然則舜有咨二十二人之言何也曰古人之文簡質貴得聖人

之意耳其事皆當日之事其言不必皆當日之言也
而與之爲體綜其始終本末言之又與春秋之編年
紀事者不同卽如疇若予工疇若予上下草木鳥獸
者豈果臨朝一問而已乎僉曰垂哉益哉者豈果同
朝一應而已乎帝曰汝共工汝作朕虞者豈果漫不
加察付以重任而已乎如此則不惟舜能之人人皆
能之矣書曰敷奏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記曰舜
好問而好察邇言然則舜之訪蓋不知幾何而衆多

稱垂益平日之才畧者舜乃詢以言試以功待其有效而後授以此官而書之所云特其梗概耳故曰其事皆當日之事其言不必皆當日之言也不寧惟是韓子平淮西碑云曰光顏汝為陳許帥曰重允汝故有河陽懷今益以汝曰度維汝予同汝遂相予者豈果一日之事當日之言乎哉夫堯典之文亦若是而已矣嗚乎聖主賢臣之心與其經綸設施之次第其晦於拘牽文義之儒者豈可勝道哉故識其說如此

苗頑弗即工書益稷

皐陶方祗厥敘方施象刑惟明同上

分北三苗書堯典

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論語泰伯篇

附論○子曰無爲而治者其舜也與夫何爲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論語衛靈公篇

按三苗之見於虞夏書者凡四其一竄三苗於三危乃堯時事此在最前不待言矣其二分北三苗乃舜

命官之後考積時事其三苗頑弗即工皋陶方施象刑乃舜禹問答語考其時勢當即分北之事蓋苗頑者原分北之由分北者記象刑之實所謂五流三居者也然則典正如春秋直書其事謨正如左氏傳詳誌其本末耳其四三危既宅三苗丕敘惟此當在最後蓋因頑而分北因分北而後丕敘也若先已丕敘則禹不當謂之頑弗即工舜亦不當分北之矣蓋水土雖平於分北之前而禹貢實作於分北之後故有

作十三載乃同之文聲教訖於四海之語是知此篇
乃賦定功成後所記故云丕敘也三篇之文正相發
明自僞孔氏古文以禹貢爲作於堯世又撰禹攝政
後征苗一事於是丕敘之後復謂之頑而分北之旣
分北之而惟命是聽矣無故而又動大衆以征之首
尾衡決事實淆亂莫此爲甚故今載丕敘於後篇刪
征苗之僞誓而取謨中舜禹之言列於典文分北之
前庶學者可以一見而瞭然也說並見後治定功成

篇中

舜體國經野上

禹敷土隨山刋木奠高山大川書禹貢

存參○禹乃遂與益后稷奉帝命命諸侯百姓興人徒以傅土行山表木定高山大川史記夏本紀

此篇與堯典羲和之命相表裏四時之定堯之所以成天九州之制舜之所以平地授時者損益前古而集其成敷土者範圍後世而開其始故授時命於庶

績之先敷土記於咸熙之後

冀州　既載壺口治梁及岐　既修太原至于岳陽覃懷底績至于衡漳　厥土惟白壤厥賦惟上上錯厥田惟中中恒衛既從大陸既作　島夷皮服夾右碣石入于河　書禹貢

篇名以貢祀貢制也貢冠以禹誌禹功也水土既平經制既定天下諸侯懷舜之德感禹之勤已各擇其土宜之貴重者以薦於帝畿以致其愛戴之誠史臣因而紀之於冊以表禹之功以見舜德化之盛是故

九州之文皆主言貢篚亦貢也包亦貢也貢之盛於篚包者也有賦而後有貢賦者庶人所以奉國君貢者國君所以奉天子也故以賦先之有田而後有賦有土而後有田故又以土與田先之然使九山未刊九川未滌九澤未陂何由辨土之色與性而況於田賦貢乎故又以平水土之事先之水土之平往日事也故其文曰既載既修既作於山則曰既藝既旅於水則曰既道既入於澤則曰既澤既瀦皆以明其爲

前日之事而因原貢所由致故追溯之也每州爲一章章各分三節第一節平水土之事第二節土田賦之別第三節貢篚包之制而以辨州域始之以識貢道終之此九州之章法次第也

旣載壺口治梁及岐言治河也水之患河爲大故先治河兾之患在西河兖之患在東河故西河之治記於兾東河之治記於兖壺口梁岐皆山之當河衝者壅隔阻塞河不得順流而南下則東溢於大原岳陽

之間故以三者爲始事也既修大原至于岳陽言治河東之平地也河既軌道大原岳陽乃可施功故次及之覃懷底績至于衡漳言治河內之平地也冀地太原最高岳陽次之覃懷又次之衡漳之南又次之高者易涸下者徐安故其平治之序如此恒衞既從大陸既作言治山東之平地也自衡漳以東北至海地益下多積水二泊貫于南兩淀横于北故自大原至于衡漳田既墾賦既成然後山東乃平治也漳言

衡者漳踰山出東流然後北折貫泊以入于河故謂其東流者爲衡北流者爲從也次恒衛大陸於田賦後者衡漳以下土疏而水涸遲田瘠賦輕連覃懷衡漳言之則嫌於田賦與全州無異故先言田賦次乃及之也治水之文獨詳於冀州者帝畿也大河之所環也不言貢者蔡氏所謂天子封內之地無所事於貢者是也九州治水之文皆有先後難易輕重之異而冀尤爲明著故詳釋之八州可以類而推也

奕奕梁山維禹甸之詩大雅

備考○梁山崩晉侯以傳召伯宗左傳成公五年○梁山晉望也爾雅

僞孔傳云壺口在冀州梁岐在雍州蔡傳云梁山呂梁山也在今石州離石縣東北岐山在今汾州介休縣狐岐之山先儒以爲雍州梁岐者非是余按梁岐果雍州山經必不載之於冀州章內況雍之岐山距河數百里與河何涉而連及之蔡傳駁之是也然不

本大雅文求梁山於古韓墟乃取水經注之呂梁當之注稱呂梁在離石之東北二百餘里其距河遠矣況注自有梁山在雍州境與僞傳同非呂梁也而介休之狐岐亦非河所經皆不得指爲禹貢之梁岐也夫詩詠梁山而云維禹甸之則此梁山卽禹貢之梁山明甚然則梁山當在韓地其後韓滅於晉故春秋傳爾雅皆以梁爲晉山水經注謂卽龍門者近之水經注云大禹疏決梁山卽經所謂龍門但不當又以爲在河西耳水經注又云梁

山原在馮翊夏陽縣之西北蓋緣說者誤以陝西之韓城縣爲古韓國因謂梁山當在河西不知韓實河東國也何以言之詩云韓侯入覲又云王錫韓侯其追其貊則韓乃畿外之諸侯河西周畿內地不得謂之入覲亦不得錫之爲連帥也春秋傳云秦伯伐晉涉河三敗及韓晉侯謂慶鄭曰寇深矣若之何則韓乃晉之近郊地若在河西秦伯不容涉河晉侯亦不容謂之寇深也晉惠公之入也賂秦伯以河外列城五東盡虢略

其地在今河南不在河西河西近秦而不以賂則是
河西無晉地也魏壽餘之僞叛也旣濟魏人譟而還
秦晉以河爲界則是河西無晉地也韓晉旣在河東
梁山安得在河西乎唯岐無可考者然山同名者多
雍荆之有荆山梁徐之有蒙山皆兩書於經文烏得
以雍州有岐遂謂冀州不得復有岐乎蓋此二山皆
當跨河在雍冀之界上故能阻塞河流而梁岐又當
在壺口之下因其利害在冀而不在雍故記之於冀

猶九河之記於兗也但古今山名更易者多而梁又屬崩頹之餘難以辨識是以不得其實要之經傳之文具在不得以他地之山冒之也故今取詩春秋傳爾雅之文悉載之於冀州章下以見其爲一云

存參〇三十二年始皇之碣石使燕人盧生求羨門高誓刻碣石門（史記秦始皇本紀）

僞孔傳云碣石海畔山禹夾行此山之右而入河逆上蔡傳云冀州北方貢賦自北海入河南向西轉而

碣石在其右轉屈之間故曰夾右歷世既久爲水所漸淪入于海已去岸五百餘里矣余按僞孔傳不知皮服之爲貢故以右且入者爲禹蔡氏以爲貢道是也然謂淪入于海則不若僞孔傳之以爲海畔山者爲可據也經曰大行恒山至于碣石入於海古今之山名雖不同而山勢則不改今大行恒山自易定東折過古北喜峯等口轉而南行至臨渝縣東境海岸仡然而止故燕趙間說者皆以其山爲古碣石何所

見海岸之山之必非碣石而必當求之於海中乎史記云三十二年始皇之碣石是秦時碣石未淪於海也漢志云右北平郡有碣石山是漢時碣石亦未淪於海也烏得以爲去岸五百里乎且如蔡傳所言則與恒山大行之勢中斷者數百里証之經文亦不合矣蓋蔡傳之失皆由誤信臣瓚之說謂此山在河口求之河口而無此山故遂以爲淪於海耳不知此山原未嘗在河口何者此文承上島夷而言島夷在渤

海東必由海道乃入于河而海道漫瀾無可指故以山誌之曰夾右碣石言由海道夾右碣石而西行然後入于河也非謂夾右碣石之處即入河之處也貢道言河凡七兗徐豫之達于河荆之至于南河梁之亂于河未有誌其山者入河自有常處不必繫此文也惟雍州章上言積石下言渭汭皆河也不誌其山則不知爲何地故變文云至于龍門西河由海入河豈有兩地而煩誌其山乎且禹貢固有誌其山者矣

導河之文是也其東折也誌華陰焉其北折也誌大伾焉禹之於河防詳且慎矣況於入海之要地豈容有大山而反不書碣石之不在河口明矣至謂入河者爲冀州北方貢賦亦非是經所謂入河者但承上島夷文耳冀固無貢而冀北境之至帝都非惟不必浮海亦無事於達河也

濟河惟兖州　九河既道雷夏既澤灉沮會同桑土既蠶是降丘宅土　厥土黑墳厥草惟繇厥木惟條厥田惟中下厥

賦貞作十有三載乃同　厥貢漆絲厥篚織文浮于濟漯達

于河書禹貢

備考○徒駭大史馬頰覆鬴胡蘇簡潔鉤盤鬲津爾雅釋地

朱子以簡潔爲二水并其七而爲九蔡傳以簡潔爲一水并其七則爲八其一則河之經流也余按經既統稱九河其水勢當相等不容別有經流餘皆支派似以朱子之說爲長然九河之名不見於經傳而爾雅記九州之名與禹貢殊異故郭氏不得已疑以爲

商制其他文亦往往有與經傳異者然則爾雅所載且未知果爲禹之九河與否況簡潔之爲一爲二乎哉故今但列之備考而不强爲之說

存参○古說九河之名有徒駭胡蘇鬲津今見在成平東光鬲界自鬲以北至徒駭間相去二百餘里（漢書溝洫志）通典謂覆釜在德州安德寰宇記謂鉤盤在樂陵東南馬頰在棣州滴河北輿地記謂簡潔在臨津鉤盤在樂陵馬頰即篤馬河（以上並本蔡傳文）蔡傳皆以爲非是

獨據漢王橫言往者天常連雨東北風海水溢西南出浸數百里九河之地已爲海所漸又據程大昌言引碣石爲九河淪海之證謂九河入海之處有碣石在其西北岸今在平州（今永平府）正南海中去岸五百餘里則是古河自今以爲海處向北斜行始分爲九其道已淪入于海矣余按漢世近古九河之跡容或有一二未湮者許商所言雖未敢必其果是然惟鬲津差南徒駭胡蘇皆傍禹河故址或不盡誣若通典寰

宇記等書所指則多在今德州濟南之間地直大陸以東於經文當云又東播為九河不當云又北播為九河矣兼其地勢東下水不北流必東行由海豐入海無由與成平之徒駭東光之胡蘇同為逆河以達天津也至篤馬河則漢志已明謂其在九河南矣烏得以為馬頰且漢人僅知其三更歷千年理宜益加湮塞而唐宋人所知反倍於漢人而有餘有是理乎蓋緣魏晉以後河日南徙旁决分流往往而見故川

舊渠所在有之學者僻於好古遂附會之以爲九河故道猶今淸河之有大河故道乃宋時北流之跡而淺學者遂以爲禹河也大抵談古跡者多無依據故晉人避亂之城而以爲文王之羑里孔子時衞在今開濮二州閒而衞輝城南有孔子擊磬亭此皆不學之人強不知以爲知者蔡傳非之是矣然謂九河之地已淪於海則其說亦不經何者秦漢以上載籍固多鈌畧然海水溢出至數百里之廣其所漂沒國邑

民居不知幾何此非常之大變豈得傳記皆不之載傳記既不之載橫又何從得其說而傳之乎永平之南海岸南北相距僅數百里果去北岸五百餘里則山當在南岸何由復在海中九河果自今渤海岸東北斜行以趨永平則及其入海時已抵北岸何由復至碣石之下且以碣石爲河入海之處特出臣瓚之說非經意也經之夾右碣石自記海道所經非與入于河相連爲文也凡貢之入河未有記其山者有常

地也唯導河乃誌其山重河防也今碣石不誌之於導河反記之於貢道其非河口之山明矣然則碣石卽在海中尚不足爲九河之證况不在海中乎由是言之謂九河之尚存與九河之悉淪者皆非也惟鄭康成以爲入流皆塞說獨近是然謂齊桓塞以自廣則誣朱子與蔡氏據孟子曲防之禁駁之固也然卽使桓公無曲防之禁而此入流亦非一時之所能塞乃水勢與人事積漸而爲之耳蓋水之在山勢峻流

急故岸易崩水常挾沙而下若水盛而源遠挾沙必多故河水一石其泥至數斗至平地則流緩而沙停旁出之派停沙尤易停久沙高其流必梗其勢必併於一而旁皆塞水勢然也古者川有涯澨田有封洫各有疆界故民不能與水爭地自阡陌開井田廢民盡其力之所至以爲田茍有沙淤斯田之矣田之旣久則突者漸夷凹者漸滿不數百年遂成平土人事然也以余耳目之所聞見河北諸水故道之在百年

前者尚皆斷續零落十不二三甚至有今歲暢流明歲已爲平田者況自禹以來數千年歲歲沙之歲歲田之九河之道杳不復存乃其常事而說者俱未言及是將天下之水勢各別邪抑說經者下帷之日多未嘗久處河干躬履水濊而莫知其故邪且水之分而爲九與其合而爲一孰大孰小孰廣孰狹孰當先後孰能久存不問而可知也今大陸以上及逆河合流之道其潤且大者尚皆蕩然平原無復遺跡余疏即禹

時大河所經處況九河之狹且小者乃欲歷歷求其道平崗州城南唐宋時大河故道也其地高於旁者數仞州民謂之南岡蓋河兩岸有護水堤日久沙與堤平故爾但中有微凹耳入亦不知其為河也此數百年前之全河已依稀如是況數千年前之分流乃欲強求其所在不得則曲為之說亦可謂不達於事理矣故今但載漢志許商之言以為參考之助其餘諸家之說概無取焉碣石見前冀州條下大陸見後夏禹篇中

第三卷終